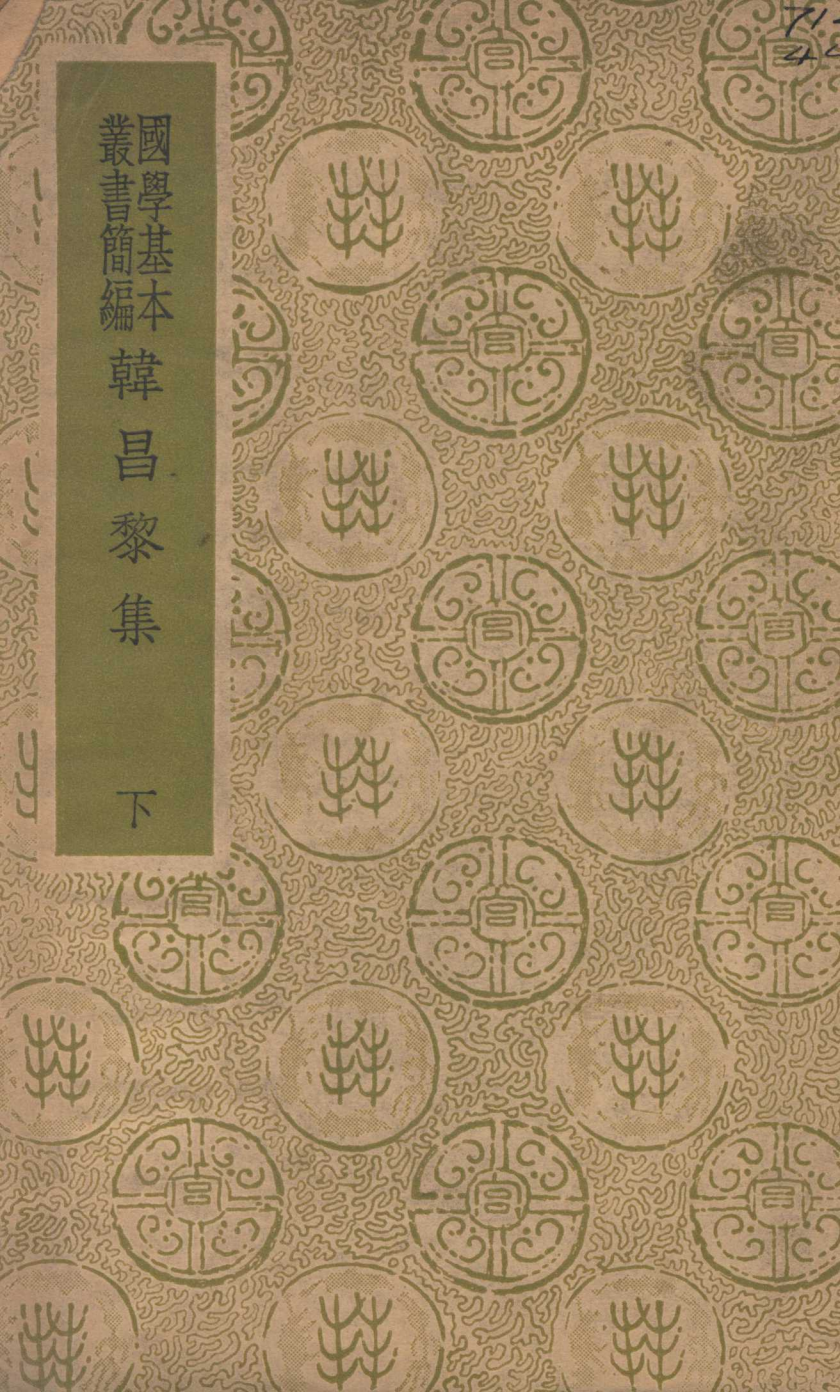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

下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

昌

黎

集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三版

(84628)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韓昌黎集 二冊

每部實價 本書實價國幣壹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韓愈

12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韓昌黎集

## 卷十九

###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闔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闔鄉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

葬事外尙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

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

東野之妻鄭氏無子孟氏兄弟鄴弟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

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尙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一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懼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

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一作賊

尚守巢窟或作窟巢

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

自以為武人

不肯循法度頡頏頡頏音頡頏作氣勢頡頏音頡頏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作月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蹶也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愼。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下之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猛獸名。說文。羆。獬豸。似狸者。樁俱切。畏懦蹙縮。足迫也。上子六切。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熹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

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

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百或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

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

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為作先廟碑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從閣本

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壁已附

狀已下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此謂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呂本注絳字以史考之絳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又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倫或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無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宜

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避尹尙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敕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

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

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紳十人於陸贄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侍郎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暨紳以附達吉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

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尙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有夫字○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欽州詩序陸修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為第二十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作從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從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尙無謂字蜀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陸君之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句用韻及語助者資歌是也

有隔句用韻及兮。而今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賡歌之例。則華光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爲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及賈誼用屈首章爲例。若欲以橘頌爲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爲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斂古奪字。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假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

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有書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奮到有書四十六篇奮古慎字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閣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病字浮方從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

本刪去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用淳字以美之諸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閣本刪去將天以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憫然者或作者然云顧命王

詰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仲與二字或作志雍樊云志雍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山南東道鄖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斂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

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頓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頓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

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寶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五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以橫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擿也

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闕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鳥居作夷氣闕蜀本作俗○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

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

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之之諸本無復出之字方

如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

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

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

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寵榮之

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節。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

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

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無

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罍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有儒一生。儒一

儒一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昉、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諱

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曙。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昭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之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

開杭蜀苑無詳明二字。

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年，晉祁奚請老，舉讎舉子事。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有人字。

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

然或作是。

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爲有或無爲字，爲人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開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爲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爲導者，音義皆不同。

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兄或無之字。爲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闕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

是時洪州只爲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今從闕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束歸於家，吾觀於人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束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

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我未也，則此作至爲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或作拜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步。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从石名聲昭于岿，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天子諸本作主上方从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蜀本及洪氏石本之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上

思切下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

七余切作。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

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為正○象

今按方以古韻為據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為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

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

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為从湘字耳政使正盤之阻誰爭子

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于以湘之从湘字耳

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砂方从洪校石本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

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裏。像作曉。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為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

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